

修攘通考

刻九邊圖論序

江左謝少南撰

夫西北邊議秦漢而下何可廢焉蓋商周之前斥土未廣秦隴太原則其極界形勢近會守援利捷又時尚封建各以國之全力當其一方自蔽藩裔無弗專矣觀詩書春秋所載犯順之事可數也始皇拓遠綿堞萬億漢武窮塞三紀弗休青海受降懸寄數千里外可謂一時之盛然地廣則不必盡有險要師徒番戍則自衛無恒心欲百年無事勢固難矣是故邊議日興焉魏晉及唐往、引虜入腹助慊攻畧卒受干擾陵遲至宋遂為元有嗚呼此天地莫大變也其諸人謀弗臧貽戚自掇也乎我

國家受

天明命驅濯醜穢復還三五之宇

聖神謨烈上報千古矣永樂犁庭士休烽熄正統後邊事漸興制置稍異至正德間屢變其舊乃今尊俎不廢焉地險未據士莫之奮耶時與勢異耶伐謀者有遺算耶嗟夫許子邊論之作其意遠矣是故敵堅弱則結士心有道也究虛實則足軍餉有道也據要害則益屯戍有道也急聲援則揆調發有道也以因天時





以盡地利以脩人事兼而緯之舍是非策矣重撫臣  
之道四焉重將臣之道四焉經也確乎其不可易挈  
邊議者大凡具矣故曰許子之意遠也或曰圖何為  
者也夫措攻守之議者未有不先其地勢者也至金  
城乃上方略聚米為山谷虜在目中是故圖之不可  
以已許子之意遠也夫君子志世故苟不得暨勸於  
身必於其言：可興不啻足矣予於許子之論重有  
感焉爰刻之真定真定宣大內防也

嘉靖戊戌九月朔日



九邊圖論目錄

奏稿

題稿

九邊總圖

計十帙

圖論自叙

遼東圖論

薊州圖論

宣府圖論

大同圖論

榆林首論

三閩內附

寧夏圖論

甘肅圖論

固原圖論

九邊總論

目錄終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奏稿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臣許論謹

奏為遵

明詔攄愚見以裨邊務事先該禮部題為修省事節奉  
聖旨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仰承

明詔竊伏感奮雖庸陋之質踈謏之才無效以自自獻然叨  
備任使世受

國恩苟有聞見焉敢不盡其愚以備萬一之報塞乎臣  
竊念天下大計安內攘外二者而已近日

陛下廣採言官之獻納

俯受大臣之論思其於安內之已計舉其大且要者矣至  
於攘外之計其大且急者則莫先於其邊務而籌畫  
未周振揚或緩此臣犬馬之所以早疲懸心而不釋此  
也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古之明王不黷武而  
其威自不可犯何也有先事之備也今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內地既虛邊方尤甚然內地  
則無形之憂而邊方皆剝膚之患釋今不理臣不知  
敵將何極也

陛下臨御以來



軫念九邊兼收群策申飭將吏昭示紀綱憂勤之心可謂  
至矣第官司奉行止於移文人情玩愒猶踵故習臣  
愚以為

陛下若不自奮

乾斷銳意經營使臣下奔走功罪之不暇而欲求實效於  
言令之間臣恐終無益也臣家近西北而臣父先臣  
吏部尚書許進多歷邊陲臣頗習聞其說後臣員備  
兵部職方司主事職在戎務又得與聞其事朝夕籌  
論頗盡心力曾於辦事之暇撫拾舊聞恭以時宜著  
有邊論九篇又恐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夷

虜出沒無所的考復另画有九邊一圖雖皆履迹空  
言然披圖可以略見邊方之形勝據論可以麗知邊  
事之始終謹用繪寫各一本昧死進

呈臣自惟狂瞽之見掇拾鄙俚干冒

宸嚴出佞妄言無所逃罪然幸一得之愚以少裨

陛下中興之業外攘之志此則臣所積誠而不容已者伏  
望

皇上

留神

省覽



俯賜採擇見諸施行邊方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懼恐惶待罪仰望之至云

嘉靖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奏奉

聖旨這所進圖畱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



題稿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謹

題為遵

明詔攄愚見以裨邊務事職方清吏部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許論奏云、等因奏  
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主事許論應

詔條陳著有邊論九篇起自遼薊宣大呂及延寧固原甘  
肅等邊切惟此比者邊方任事之臣其於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兵馬之強弱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  
糧餉之盈縮與夫正紀綱明法令因地利修人事注  
往著之建議見之施為但人不能言皆賢事不能以  
畢舉或徃於聞見之偏者事方興而遽止或沮於時  
勢之難者事已行而未就或奪於利害之私者亦有  
舉前人之功而尽弃者言致邊事日壞貽害日深今  
本官於九邊朝計夕思著為此論或得之於見聞或  
參之於稽考或傳之於父兄且設為問答互相辯明  
言非無稽事皆有據具見才識優長謨猷宏遠深留  
心邊務者也除將處置糧餉移置官員及重巡撫職





級咨行吏部二部徑自議處外其中人情允愜事跡  
相互固可見之舉措亦有事在波中難以懸斷及事  
體重大未易定擬者臣等逐篇參詳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查照各邊事宣係應處者臣等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量其輕重之體緩急之序次第舉行其因革損益有  
裨補於邊方者移文各鎮總督撫案等官從長議處  
著實舉行不許因循顧忌如果事體重大有碍施行  
者徑自具奏

定奪用彰我

聖上嘉納之明而本官之忠亦得少盡矣云云

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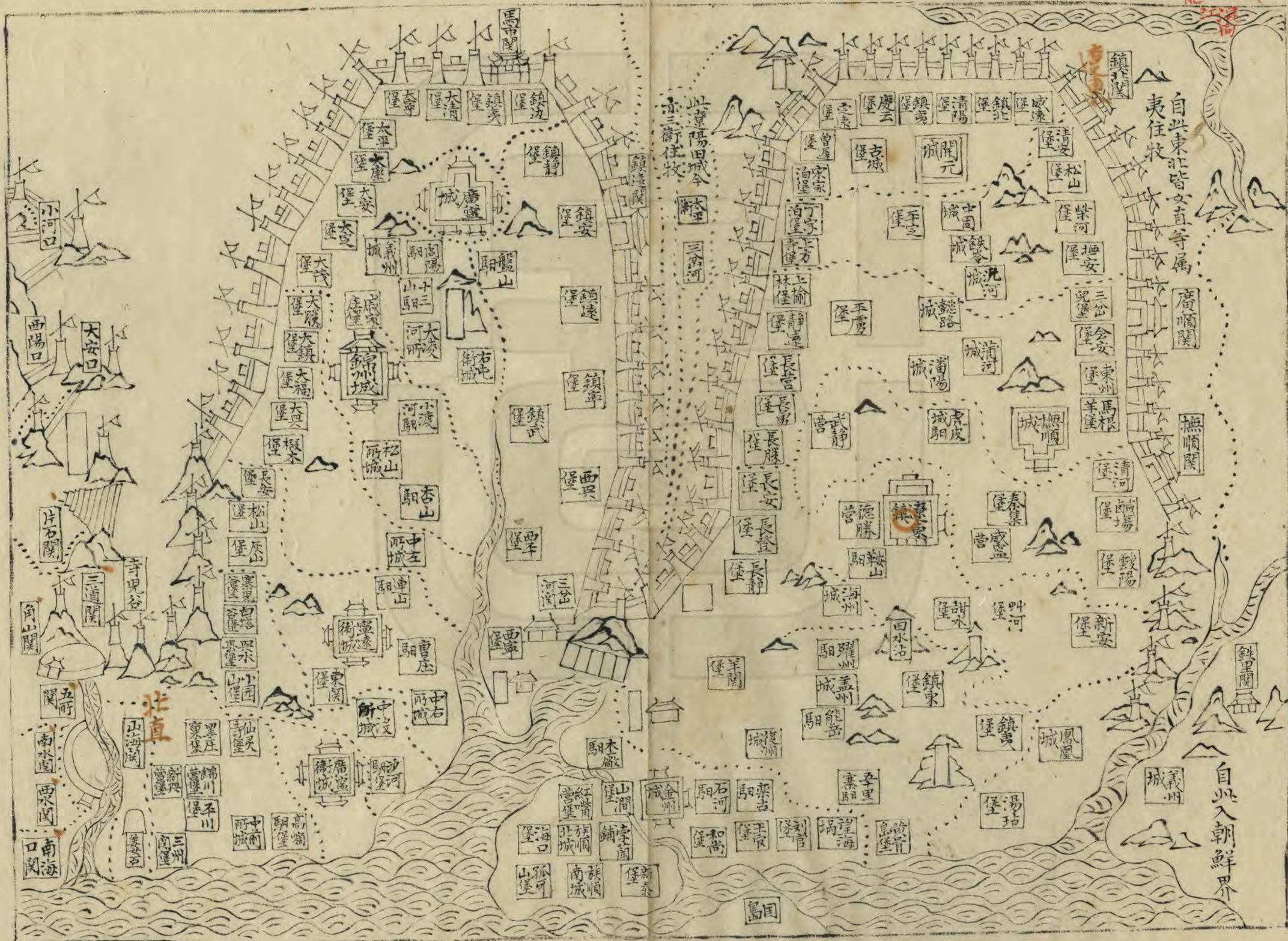
題奉

聖旨是



九邊圖

廣順關



自此東北皆文直守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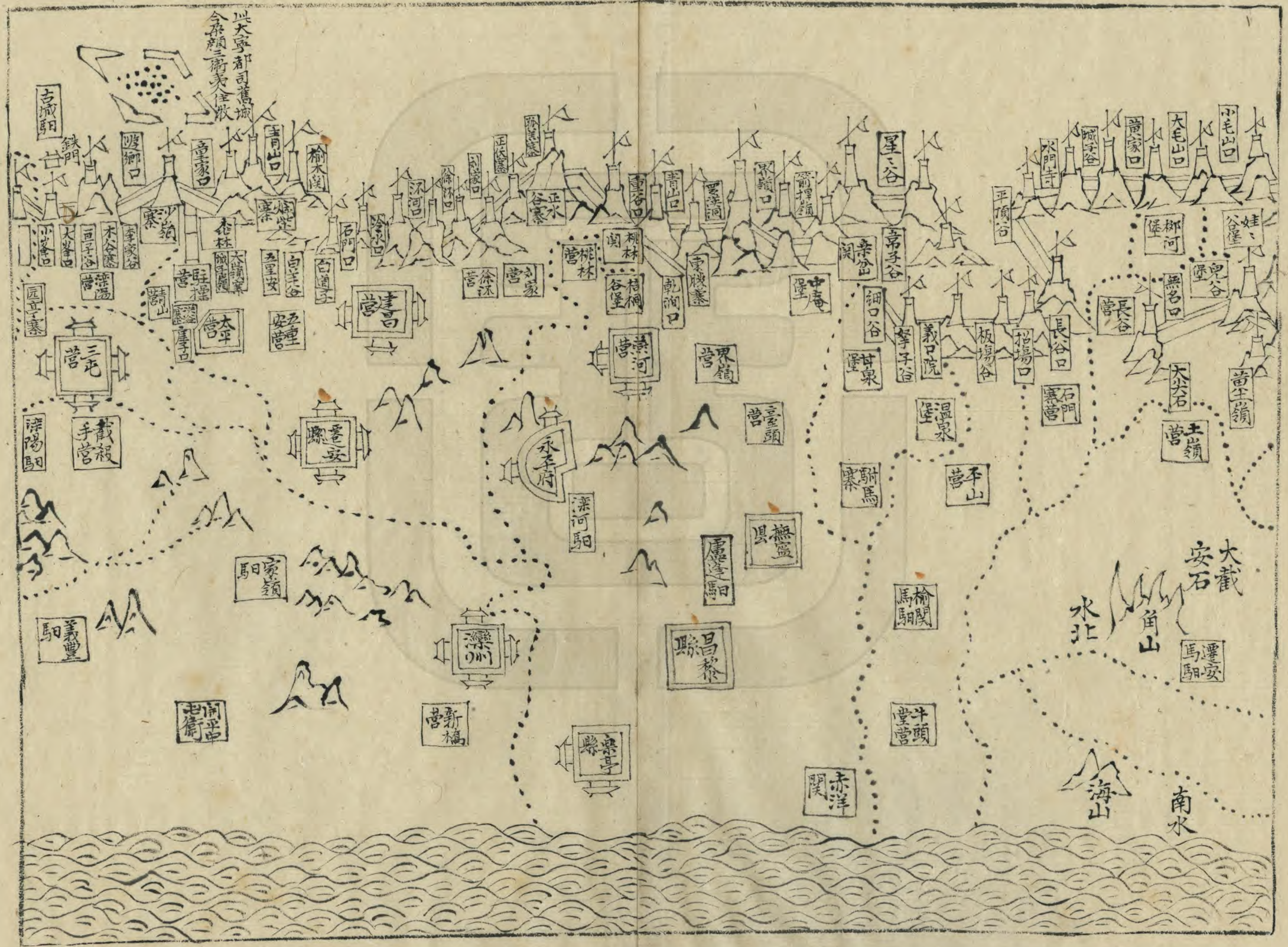
廣順關

撫順關

自此入朝鮮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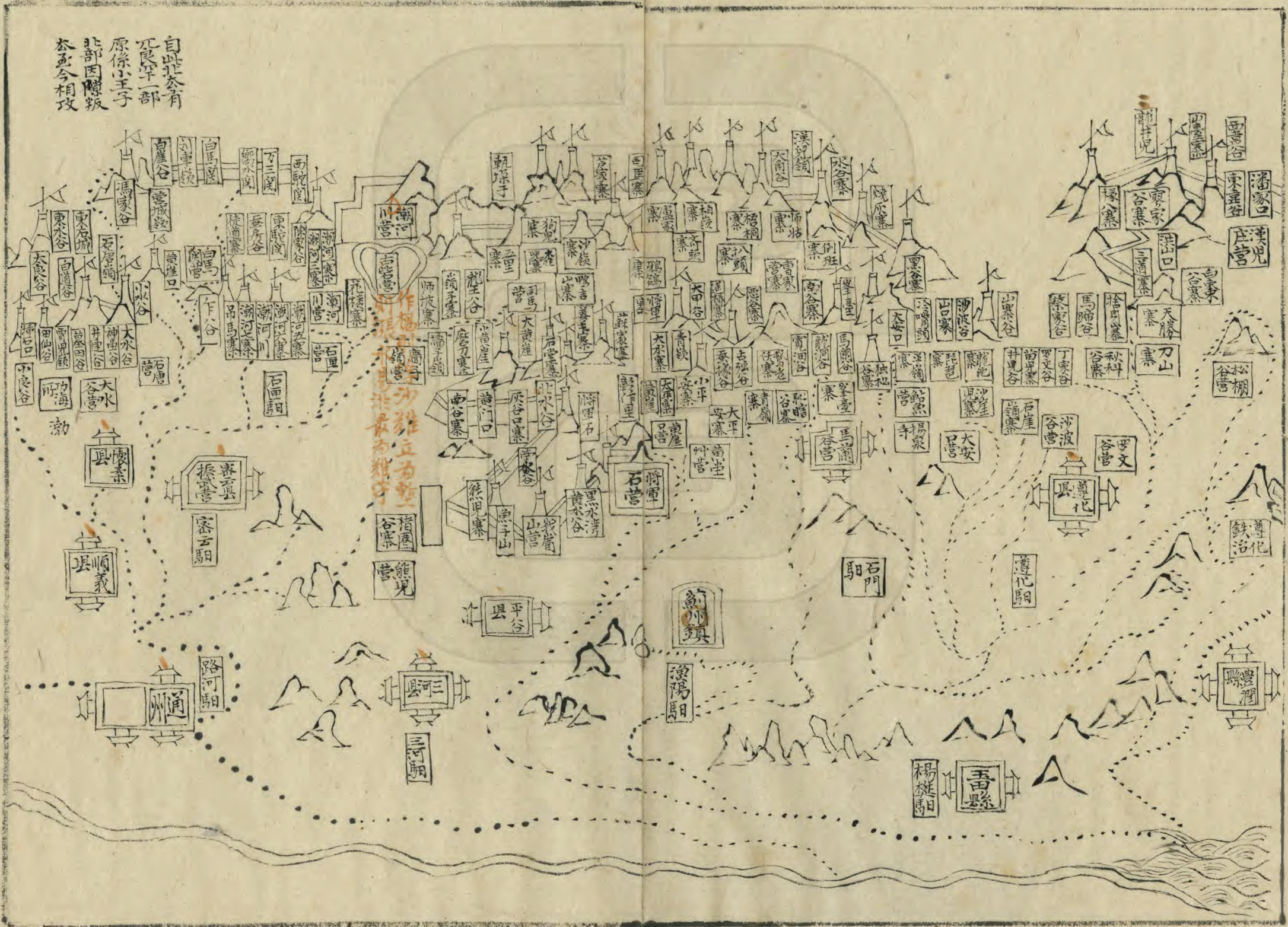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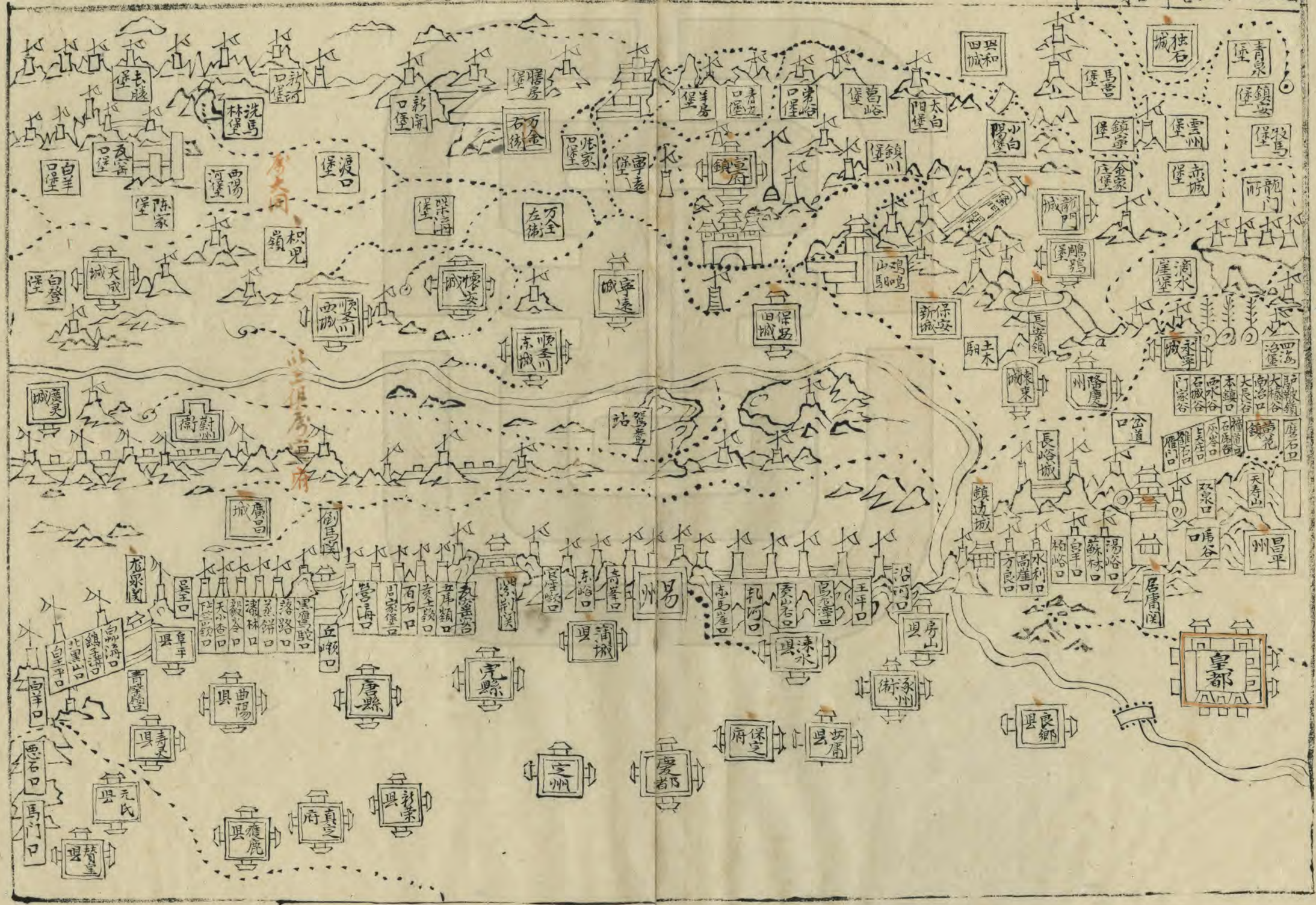


自此北有  
兀良罕一部  
原係小王子  
北都因隱叛  
本五今相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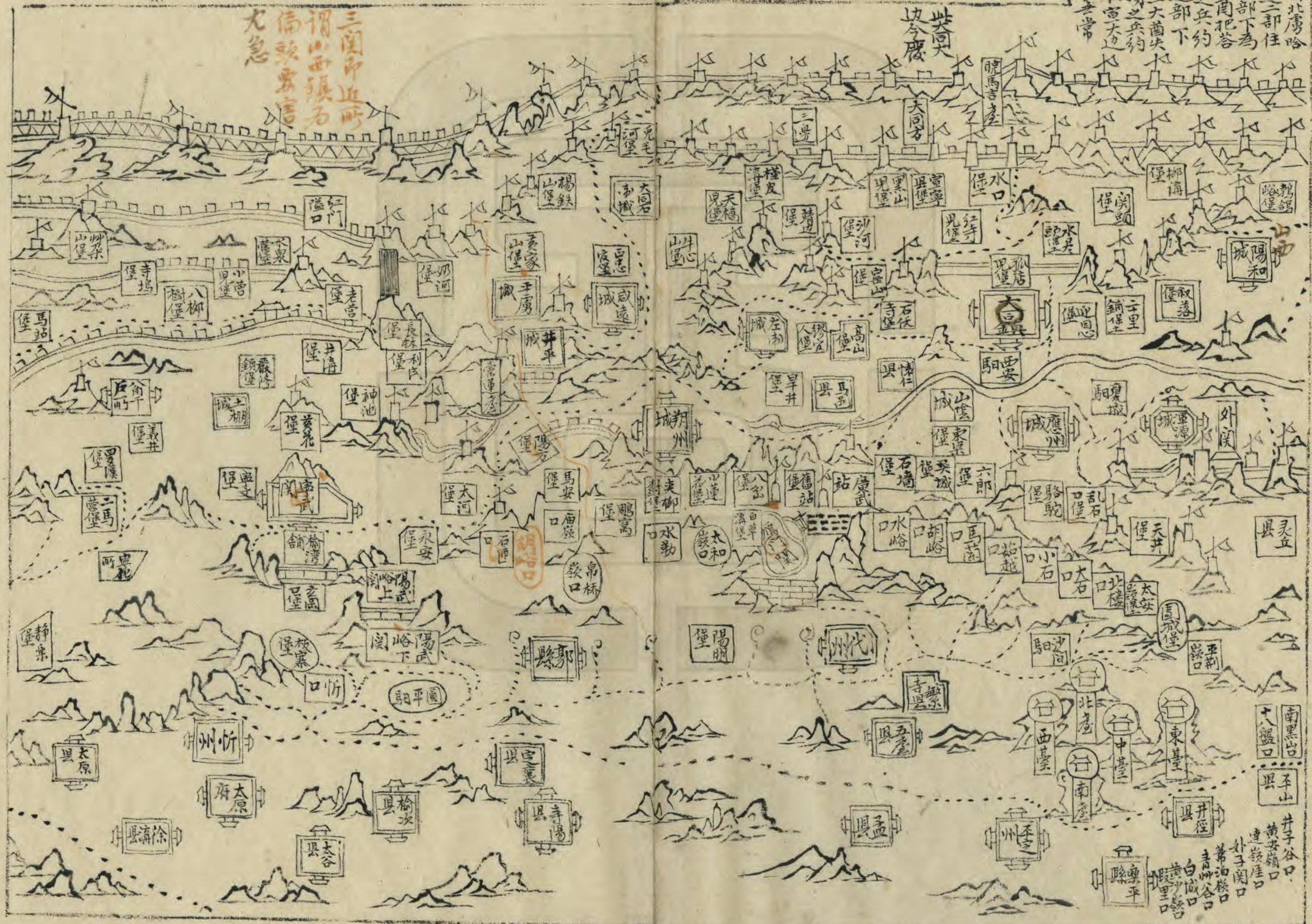
此一帶北虜密留  
早哈爾填三部住牧  
兵共約六方與奈顏  
諸夷為隣密留部下  
為營三大酋滿會王  
領之罕哈部下為營  
者三大酋極可下為營  
領之罕填部下為營  
者一大酋可都留領  
迎入寇之常





此帶有北虜哈喇喇連三部住  
收哈喇喇部下為  
營者一大商把卷  
罕奈領之兵約  
三萬哈連部下  
為營者一大商夫  
喇台吉領之兵約  
二萬俱在富天邊  
外入寇無常

三關市近所  
謂山西張石  
偏較要害  
尤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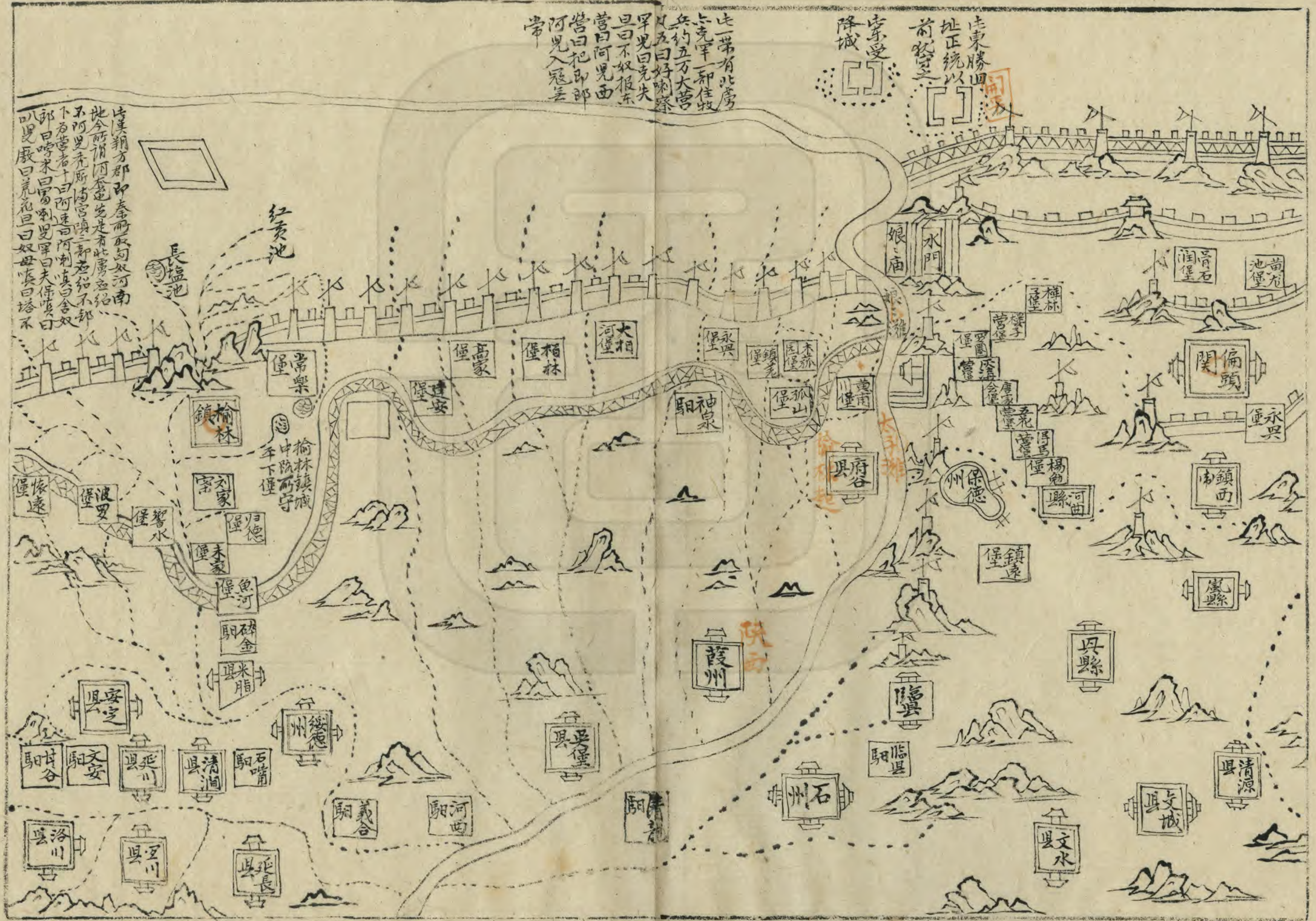




此一帶有些房  
 去克軍一和佳牧  
 兵約五方大營  
 又五曰好喇察  
 早兒曰克失  
 旦曰不奴報  
 營曰阿兒西  
 營曰把即部  
 阿兒入寇是  
 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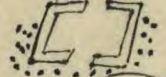
定東勝四  
 址正統以  
 前牧  
 宗受  
 降城

此漢朝方郡即秦所取匈奴河南  
 此今所謂河套是也此虜寇結  
 不河是亮所為官與一都若給不都  
 下為營者十曰河連河刺其白舍奴  
 郎曰哈米曰富刺兒單曰夫保噴曰  
 以曼殿曰荒荒巨曰奴母長曰塔不





此西受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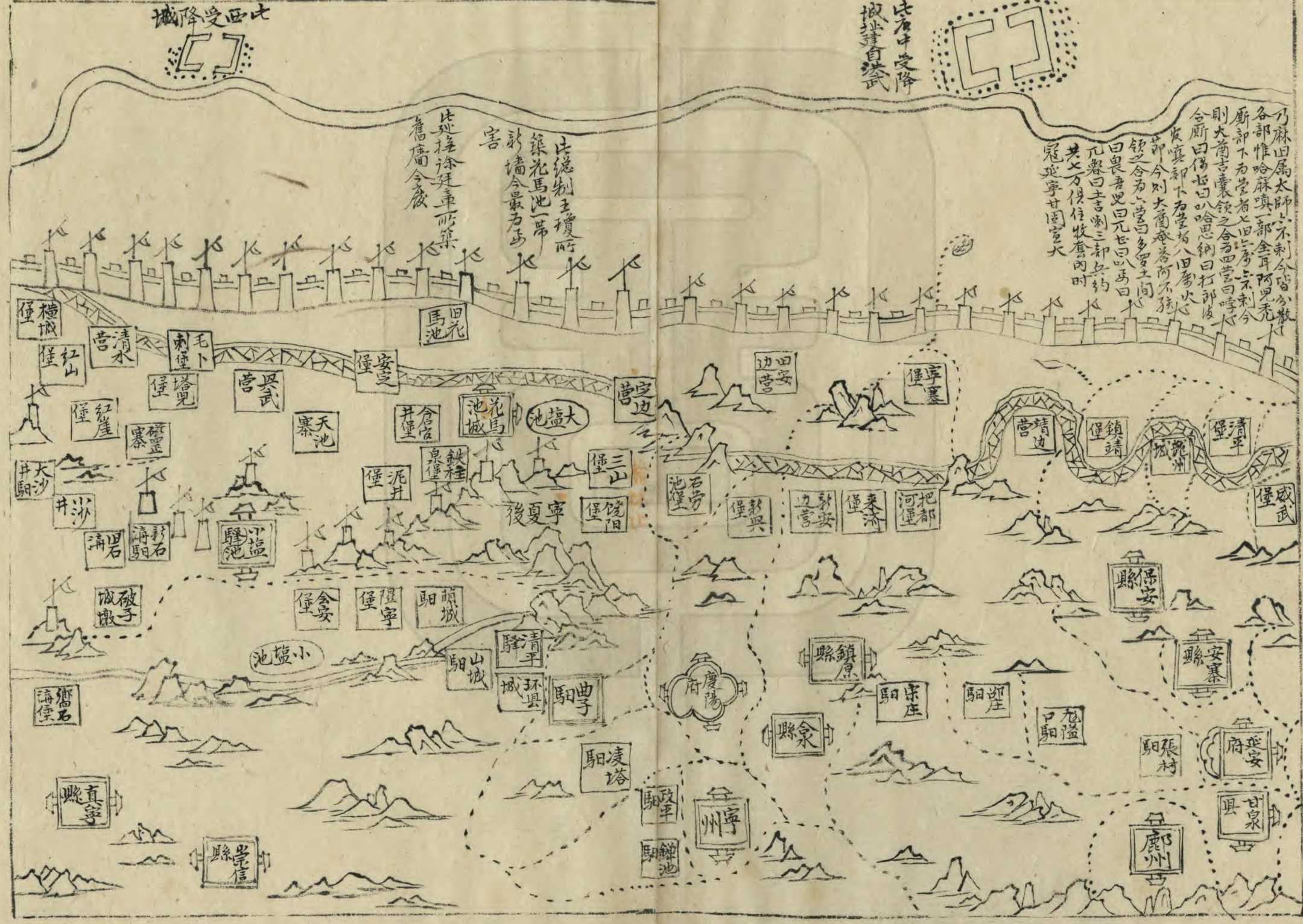
此石中受降  
城建自筑



此德制主境所  
築花馬池一帶  
新牆合最為  
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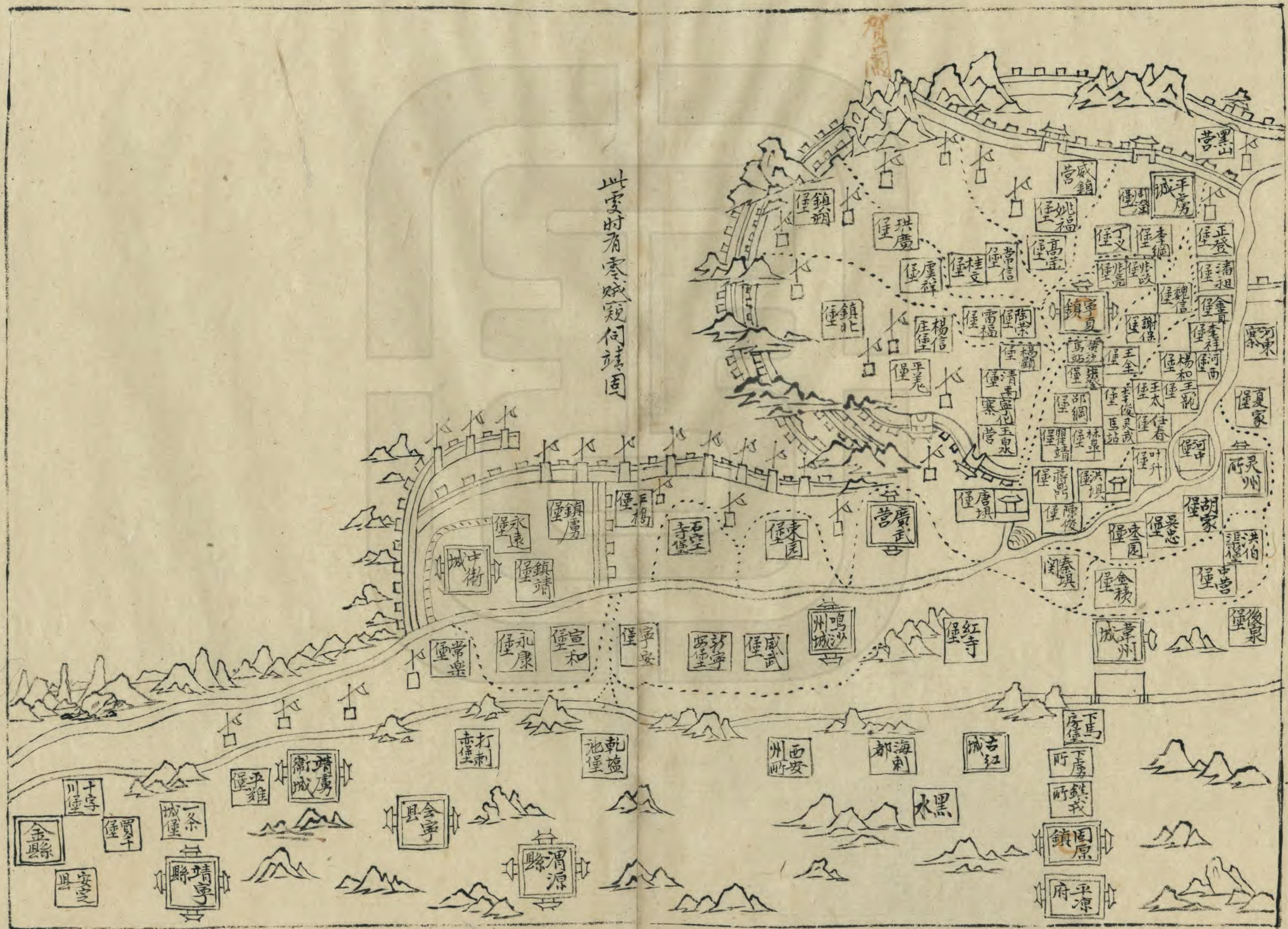
此延途廷車所築  
舊牆合廢

乃麻田屬太師不刺今皆分  
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耳阿兒  
斯部下為營者七回比房不刺  
則大商吉囊領之合乃四營曰  
合斯曰得七日哈思納曰打那  
實察部下為營者八回房火  
部今別大商卷為所不  
領之合乃六營曰多智土間  
曰良者兒曰元七日曰馬曰  
兀魯曰吉喇三都兵約  
共七方俱住牧套內時  
寇延寧甘固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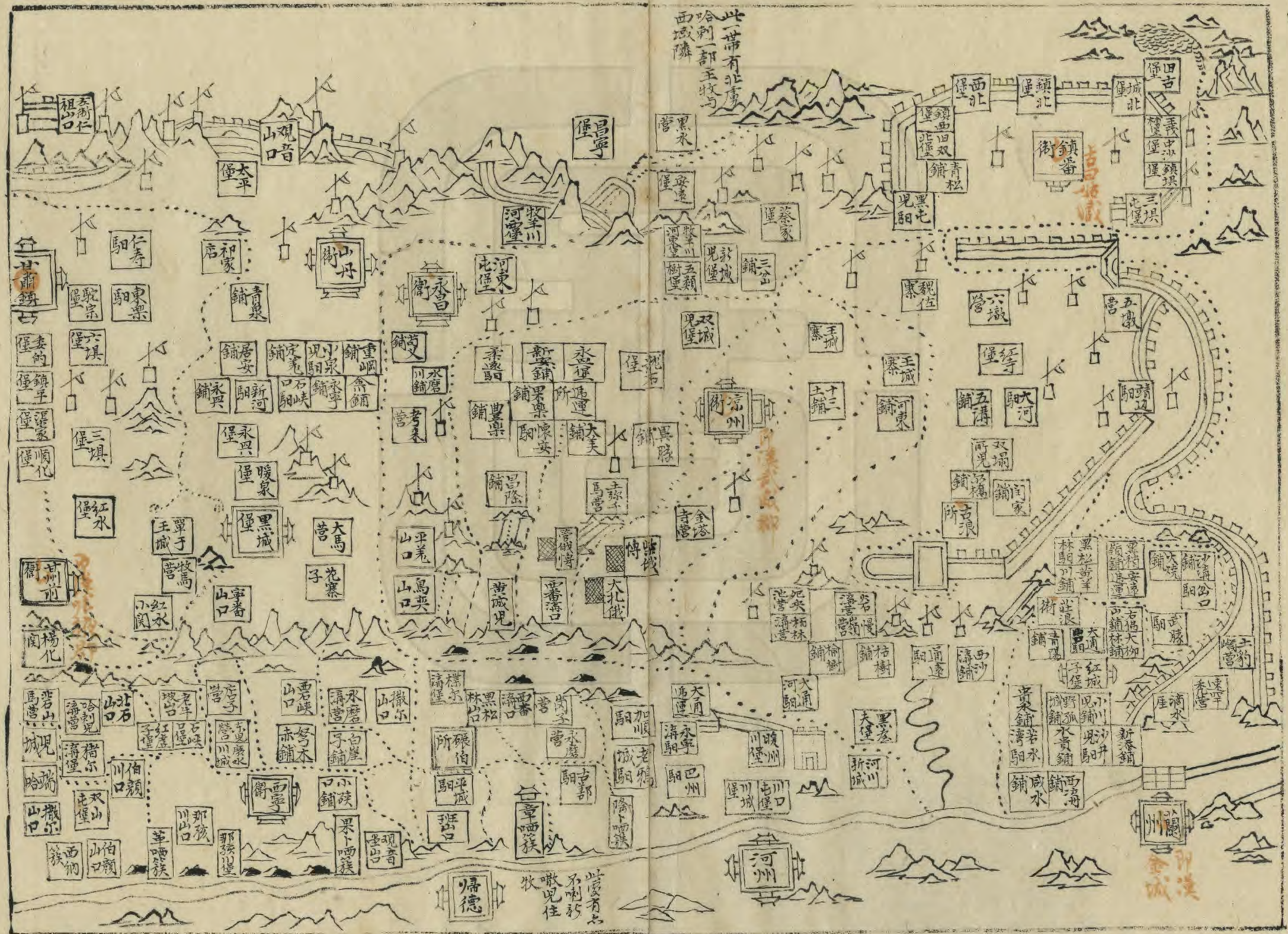




此堡时有零城寇伺其固







此一帶北有  
哈刺一部主牧  
西域隣

昌寧

河東

甘肅

丹

太平

仁壽

甘肅

四古

鎮番

西北

鎮北

鎮西

鎮南

鎮東

鎮中

鎮西

鎮南

鎮東

鎮中

鎮西

鎮南

鎮東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甘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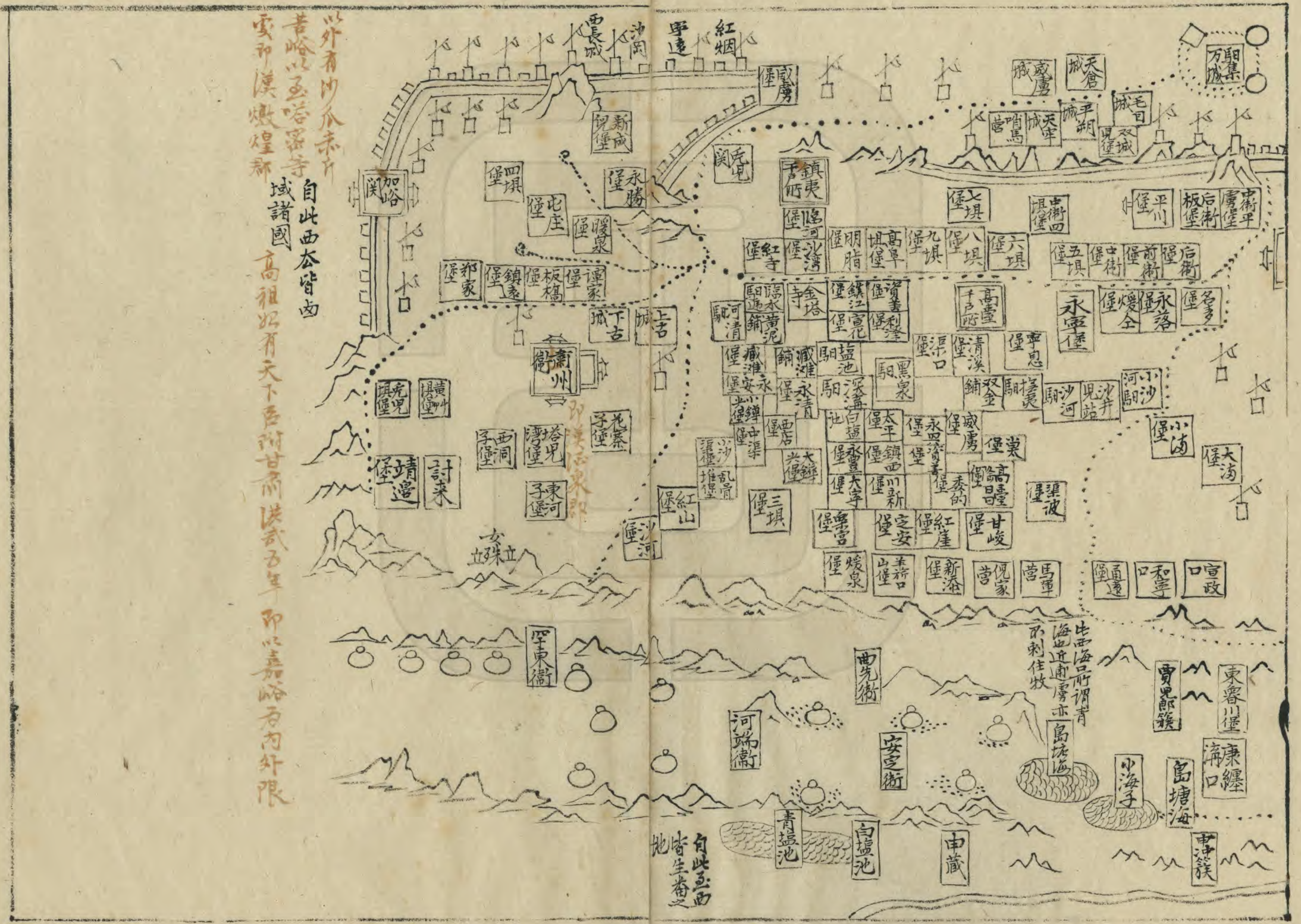
此處有  
不喇  
喇兒住

歸德

河州



以外有沙瓜赤  
 苦峪以玉塔密寺  
 雲和漢燉煌郡  
 自此西各皆內  
 高祖以有天下臣附甘肅漢武五年即以嘉峪石內外限





九邊圖論敘

先襄毅公白首邊陲勲在

王國貽謀緒論論自髫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厭章句  
見大人遺弓敝幕則欣然有裛故疆場之事多所討  
論當時氣盛謂宣力

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十引弓  
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言天下之事矣  
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及利害可否之際不容  
終元作中默閉中乃捭拾舊聞參以時互著邊論九篇雖不  
足以當經濟之業亦可以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用

紆壯年之志願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  
疎密據形審執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於是乎復作  
九邊圖

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靈寶許論識



九邊論

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著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

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真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墜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倬斬論功則第一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公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

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



里迂遠遼人每憤之馬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  
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蒙邊方之慮  
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  
諾禁驛傳之騷擾增老軍之月給及百姓之儲蓄專  
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卽古會州之設地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闕隘以為內邊神謀逖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太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召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卽朵顏泰寧福

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嚴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喪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大監叅將等官而夸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骨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溪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哄中國叅將陳軫魏祥俱召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



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止止餘二百河間守衛之戍空  
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夏當增戍而關外間  
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  
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  
立為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曾設有關城勢  
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  
礙水踞原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踞撫賞  
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  
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

甚為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屯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  
西屯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前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建撫  
駐前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  
仍舊而召太平寨并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  
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  
所召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  
但肆為觀望可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  
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



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  
標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  
兵足會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誨也



#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於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朔安溫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延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踞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万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烏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踞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亦幾盡畫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



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  
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恭將  
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閩山王經前後陷  
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告軍迺大同百目習染可糧而  
課此則漸不可長况伊迺大同百目習染可不慮哉  
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  
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  
節則負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計附見於後以  
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麥  
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

月耳倉廩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  
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  
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  
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屯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  
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  
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  
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



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易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寔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

患徵費高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三關附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  
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  
諸城必窺之踞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  
之衝而平虜鹵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  
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為先季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  
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弃為王庭墩軍驕惰  
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  
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沒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  
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

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  
瑾之歿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  
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回觀  
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吁可易言哉  
夫修五堡有三利為藩屏外內固地獲安一也沃土  
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  
漸理三也文錦失守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  
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鎭城兩腋間寔為東西虜衝募  
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  
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踞例在大同先襄毅地



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款款也反自疑阻然則歲々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地搶兌此在輶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子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技傷赦歿之不暇而責以敵

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鹵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後而坐廢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成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嚮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艸頓止人々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死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拮尅恤調遣優歿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給其心臨時管帶又無以



宣其威不奉脅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  
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不感是以成驕悍之習雖魏尚  
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  
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吳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波時虜少過河輒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祿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切萬糧

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艸桂之謠况有營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左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喪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寔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



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  
然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  
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  
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戍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  
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藟糧他非  
計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  
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  
哀之不已乎一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  
今三邊藟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  
德迫境春秋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

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邊  
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  
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  
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  
至則有一季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  
邊有事而後徵兵議糧及

內帑至則糧價正踊緇為銖用所省又當萬、矣套地  
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  
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  
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須萬



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勝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虜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鹵路最稱要害而安邊之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受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

故云榆林者急在葛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之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以套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途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涂廷璋則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嚮石海至花兒

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知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季住套安為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寔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



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  
其缺柱泉等處水州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  
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  
武召來虜出入河套注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  
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召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  
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  
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  
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  
是召莫之禦虜也夫敗卑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  
云成化中敗輒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

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  
百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  
不狀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  
鹵止二百餘里百王瓊廢鎮遠関而城平虜弃地蓋  
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  
一至是乎矣山前心整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  
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  
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鹵至鎮番內皆漢  
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  
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高臺永昌  
鎮夷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  
鎮夷四百餘里至南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  
為沙瓜赤斤苦峪召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  
洪武伍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迺召嘉峪關為限遂  
棄燉煌焉自莊浪寧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  
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召一綫之路孤懸幾二千  
里西控鹵域南隔南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  
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番魯恢  
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焉有當緩者四不可例召注日何  
也哈累密敗之休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  
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  
從必煩嚴討虛喝謾恐難召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  
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于此二難也汪建哈密以其能



制諸夷為藩籬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  
管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耳當  
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雙國遺我呂  
難是波無共天之義我有同月之急此何為乎當緩  
二也

累朝召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  
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索金幣明明  
日來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  
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  
乎召為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弃之而後取之

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  
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處亦皆中  
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  
不聞為波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  
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  
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逋寇  
盤據西海吞併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  
其敗弱而弃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  
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  
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



結以恩德鹵制土番以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  
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  
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夸心巨測而不知窮虜易  
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  
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  
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万七千可防守不設耕  
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版削無已休養難也是  
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  
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完  
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

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辟之家政農桑  
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  
事獨舉者乎是既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  
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  
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弓馬無事令  
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  
其近策矣蘭州舊為管糧郎中而不可支放與宣大  
事禮少異已矣事宣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  
若召省恭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  
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



於戶部催科優於本省是或一遺也西寧控十三番  
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  
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夸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誦其如者  
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步詐冒相似騷擾無益若  
給符限率勒召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  
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息起今日之肅甘豈特一事邪峯  
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召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節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遑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以入門主人束手故愚召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僂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貢賄期召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偏見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杜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歟不能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召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窮荒餘魄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鹵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持其長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出不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



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呂益中國驅掠逋逃之  
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  
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内生憂誠不知邊事  
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  
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  
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呂能興曰

朕天子注意所杜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  
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延撫將臣此第  
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延撫一曰慎其

選二曰久其任三其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  
延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裡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  
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  
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  
用所知呂備

簡用遇有負缺卽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  
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延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  
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延撫甫至任而卽望邊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



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  
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  
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  
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  
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  
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臣同心言之得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  
之權一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

著為令凡巡撫三年召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召上即取掌卷部其有  
失機債事恣逆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  
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召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  
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  
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  
所須本將戰陣况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  
倡為儒將之說以致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



而矩步繪句而摘章撫按已足為薦揚本兵因之而  
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况鸞刀解  
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頽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  
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跡  
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  
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  
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闡茸之  
內就使僥倖掛名復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  
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

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  
廣賢科勿偏重浮詞召遺駭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  
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  
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召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  
隳墮人心阻遏賢跡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  
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  
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  
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衙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



云回營身故本是敗仗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  
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万而  
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  
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sup>明</sup>得以賞罰不明則  
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  
將臣畏而懼敗而不敢隱則警笄之下人自求全  
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  
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弛撫  
將臣為急哉願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  
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教附於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  
焉耳



刻九邊圖論後序

賜進士出身禮部主客司主事深陽馬從謙著  
夫戎狄暴中國歷世記之矣淳維獯粥玁狁氐羗之類雖三代聖王不免罹其患然未若後世之猖甚也蓋犬羊噬嚙抵觸天性固然自古不能馴化唯三代聖王棄外之不重較爭故彼無所施齒角秦而下何其獘獨也力毆而執禁之勝不斯設形險為要阻是以其貪狼之心過為愈驚如是則後此治中國者烏得忘禦禦之術曰時異因而執殊成飭計以待其來邊守所不容無議也

明興攘胡立夏承古帝王幅輿而版戶其譯貢所不至功茂可謂廣遠乃時因虜業陵遲盛武已路其氣引弓之屬旬頽竊廬無面內窺躡之志間小失得非若秦事後矣百六七十一年內也先火節一騷動事旋底定故

廷議鮮以為意四三年<sup>來</sup>將臣失務法紀寢壞帑藏虛虛匱糗糧芟芻器械輜輜之需不宿其時失事註旤邊祗而吉囊猶孽特畜選練日伺動以窺要利先識者誠不能無隱慮尔火寶許子廷儀承襄毅公遺烈顯謀自弱冠時已奮叢叢以有所效見儲算積思餘二十



年加之譚討日周遍八諸鎮道塗遠近障塞險夷人  
民山川習俗異同暨各代勅寘沿革之迹靡不爛然  
條貫卽指掌可一二者爰著論九篇圖攻守緩急所  
次括之九圖示形要本末久之未有所策用也乃太  
秋始疏獻

上覽為於戲許子斯用志可謂勤矣顧當事者行不行與  
許子得為或不余何能知哉御史謝子應午曾學畿  
內覽之慨然謂斯論詳議謂三表五餌之設而深有味  
乎其言之也命刻諸真定以余與許子同為郎友善  
故委序下其下方云

嘉靖十七年九月九日



跋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口真定府前監察御史鄜城宋宜謨

同年許子廷議九邊圖論予刻既成乃覽而歎曰噫  
哉許子之為是圖與論也夫天下之勢莫重於西北  
而四夸之患莫甚於戎虜蓋匪圖則無呂嚴夸夏之  
防匪論則無呂達機權之變故識地形之利究沿革  
之互審攻守之幾察緩急之序所筭無遺策斯得矣  
予嘗怪夫漢武勤兵事遠逾三十稔竟呂窮黷糜費  
中原而宣帝任用充國國圖上方畧收功金城是雖才  
知之弗類亦謀弗出於萬全也於戲戎狄之害振古

如斯強弱興衰代亦各異經制區畫存乎人焉耳乃  
若制禦之策弛而弗講異同之見謀而未精濶畧之  
圖行而未至因仍玩愒遠久而變出不虞無謀以應  
夫然後傾海內之全力呂勝之亦晚矣難矣覆轍相  
尋足昭鑒戒此先識者所以不能無隱憂也夫圖立  
而九邊之勢盡論著而九邊之務決万里長城如指  
諸掌舉而措之邊陲寧敢夸靡亂華而中國常享且  
安矣嗚呼百年無事而已語云兵不出境而無敵者今  
非邪是固許子之意也

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



書刻九邊圖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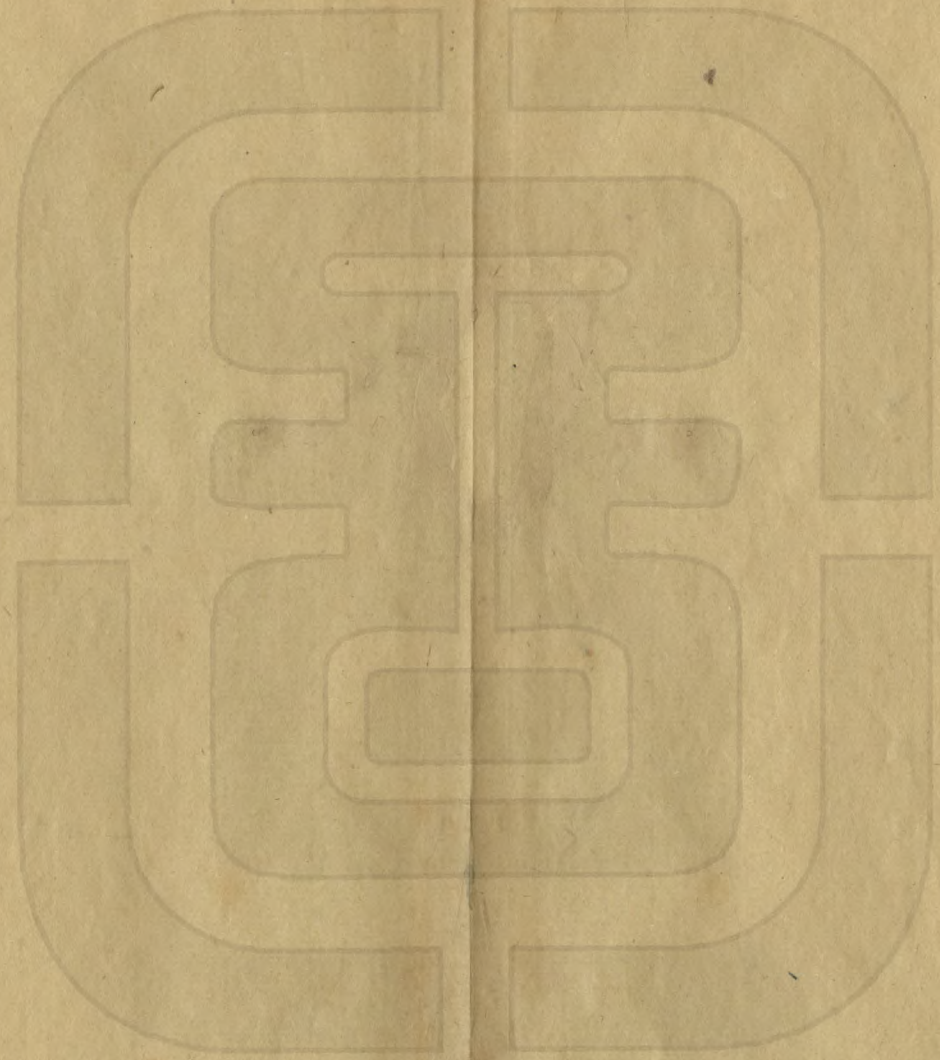
賜同進士出身判其定府前工科給事中漢州劉希簡撰  
中國之於夷狄分同天地制猶冠履是曰聖王謹猶  
夏之戒春秋嚴內外之防彼之來否則弗虞也誠以  
經紀政事之不修此吾之患彼之來否於我何與焉  
周宣勵治王業中興然而虜伐獫狁至於太原者譬  
之禽獸之害稼驅之令遠而已乃有勤於遠略如秦  
皇漢武鬪其兵力強盛自取困憊陵夷速於五胡之  
擾金元之變則又天地易位冠履倒置矣此無他中  
國失其為中國之道爾雖然禎祥妖孽足徵興廢世

平則諱兵革時危則急戰伐天步孔艱安危何伏智  
士失謀英雄含憤兼之撫馭無術賊斂無經啓釁速  
禍政苛民怨根本既虧枝葉隨仆矣管者孔子与哀  
公論攻守之道乃為之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  
惠百姓此要務也嗟乎衣初須明暮號勿恤吾觀許  
子圖論其憂深其見遠未雨而徹桑先事而有備不  
為僥倖之計不為拘寧之見可謂禦邊之良策矣真  
定守宋子政暇刻之以傳曰世有所謂不朽者此也  
簡聞而韙之并言其樂善之誠如此云

嘉靖戊戌十月朔日



修攘通攷序





於是為大明輿地圖務先豫附一冊太  
平之原其去約以達而規權以弘適矣  
爾皇年每時多外懼兢于襄靈寶季公  
推世烈之貽以明當世之務聯亘為星  
咸綴方畧有桑土綢繆之染焉於是為  
九邊圖於權合時變犁庭窺之斯可謂  
隱時深畫矣吉水文恭拓昔人輿圖畫  
方之制仿列九考於是為廣輿圖道里  
險要詳之片札制置之宜必略而久新

良士崔、職思其好者哉性余從大梁  
人士曰蘇氏者達觀萬千載安危之取  
遂以桂公而上輿圖合梓、廣華是古  
今經理之始乃慶元沈侯則謂余曰內  
而外若京塞河余曰者許公圖能在此  
而侯曰斥象長城若而能何余曰有羅  
公廣輿圖在而侯曰統一の擴是謂大  
備合梓之曰如年曰唯、陸然肉札所  
重人經之、典為者用我執也以此可



也乃宇文弼在臨川其偏三湯乾  
本以形強之稱也宋人有葉游說者  
也擅不兔手之策家語云用以百金併  
游說者曰吾僅以禦吾凍也其城方戰  
者以敏吳君而使之收戰士不廢戰遂  
敗城人其君裂地而封之可用其策也  
其大小之稱也商之之士由是稱而志  
心焉修攘之舉舉而措之乃不然是否  
亦君之子之漢文也地歛其端曰修

攘通考以命好人

前麻六載舉在著籍於檇余月五日

